



童年的单行道

刁德康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童年的单行道

刁德康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的单行道 / 刁德康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360-8721-7

I. ①童… II. ①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7246号

出版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张 英
责任编辑: 史文慧 凌春梅
技术编辑: 薛伟民
插图绘画: 周洁雯
装帧设计: 林 希

书 名	童年的单行道 TONG NIAN DE DAN XING DAO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迎高彩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区兴业七路9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4.625 3插页
字 数	100,000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放牛娃的春天》出版后，很多孩子和家长告诉我，他们看哭了双眼，他们还一遍遍地问我那是不是真实的故事，问我大水牛是不是真的那样悲惨，还有马鱼仔的原型是不是我自己。

我没有告诉他们事实，我只是说，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作者生活的影子，这个影子在左右着作者，我也是这样。在每一个孤独的黄昏，或者在每一个寂寞的凌晨，当我驱车行驶在穗城的郊区，看着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不断从珠江边上冒出来的时候，我的思绪就会一遍遍地四散蔓延，像湖中投下一块石头后散去的涟漪，然后记忆的浪花就会重重地冲

毁现实的礁石，带着奔腾的气势回溯到我童年的生活中去。

我出生于粤东北一个最为偏远的山村，陪伴我童年的的是让人窒息的贫困和无比艰难的生活。那时候我曾经一遍遍地从课本中读到旧社会凄惨的日子，然后抬起头的时候，我总是发现我们周围的生活其实跟书里提到的没有太大区别。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义务教育不是免费的，学费还特别贵，每家每户孩子的学费几乎都指望着猪圈里的大肥猪，但是如果遇到瘟疫，全家一年的所有收入就泡汤了。所以每学期开学的那几天，学校里几乎都是冷冷清清的，校长、老师和村干部要挨家挨户去走访，把还在地里帮忙劳作的小孩揪回来，让他们洗干净手脚上的泥土，走进教室。学费先欠着吧，教室里没几个孩子是没法上课的。欠学费在有些孩子看来是很丢人的事情，因为没交学费的只是坐进了教室，不发书，老师也会每天念叨一次。所以很多孩子去了学校也不敢进教室，只在窗外旁听，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直到五年级之后我爸去了深圳打工，情况才

有所改变。

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却也是我们那一代人最宝贵的财富。当看到现在的小孩被手机、平板电脑、超芯锁、超级飞侠和变形金刚包围的时候，我总是庆幸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一个波澜壮阔的童年。曾经有多少次，我们坐在古旧的青石板上，用脚赶水，试图挡住溪水前进的路；也有多少次，我们钻进密密匝匝的木薯地，往地上一躺，悠闲地吃着刚摘的野果，然后望着蓝天上高飞的云雀，畅想着未来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我们不会忘记，在那饥肠辘辘的日子里，我们是怎么样自制工具捕捉野猪、野兔，再把它们变成美味佳肴，吃得整个村子都是肉的味道，永生难忘；我们也不会忘记，在那狗不理的年代，我们是怎么样从墙壁上刮来芒硝，用梧桐果实从药店换来硫黄，再磨一些木炭制成火药，然后把作业本切开滚成圆纸团放入火药伸入导火线用螺丝刀封口后做出鞭炮，最后满村子满河流去燃放，吓得鸡飞狗跳鸭雀纷飞，炸得满河面碎纸般小鱼翻白。

曾经的草长莺飞，曾经的桃花遍开，曾经的鱼戏虾游，都一幕幕地印刻在我不再年轻的脑海里。所以每一个寒暑假，我总是带着稚气未脱的孩子们千里迢迢赶回到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小山村，试图让他们去寻找他们的父亲当年经历过的童年生活。尽管孩子们总是很开心，总是意犹未尽，但是我知道，沧海桑田，时过境迁，我经历过的那些刻骨铭心而又幸福烂漫的童年，他们永远都找不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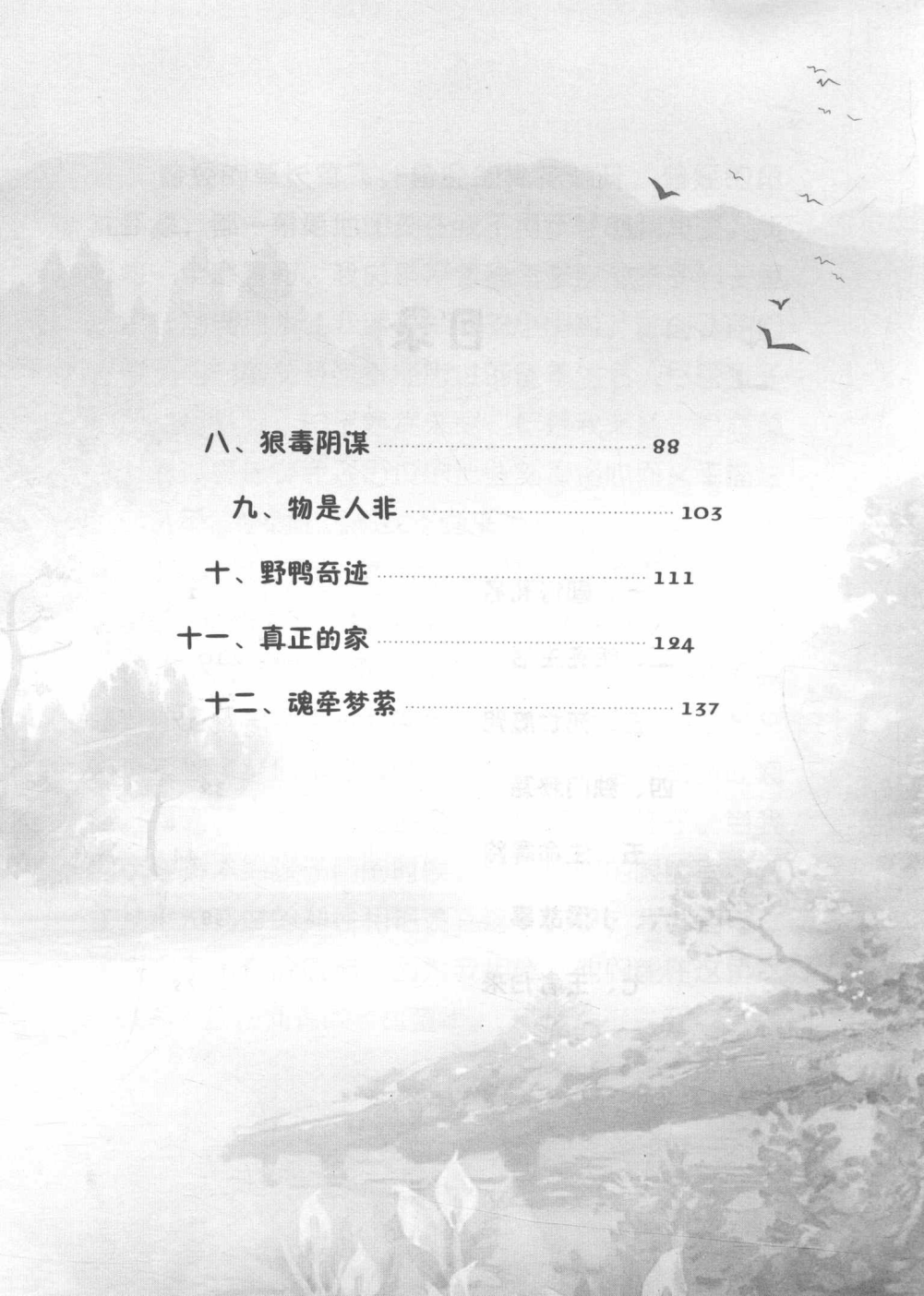
所以，我想到的就是写几本书，以祭奠我们80后乡村孩子特有的童年，也献给我的孩子们和我的读者们。

在这个文本杀青的时候，我按捺不住压抑的乡愁，独自驱车回了一趟家乡，再次看到了村口玉米夹道，看到了菜地里瓜蔓缠绕，看到了池塘里鲢鱼吐泡泡，看到了一群群稻花鱼在水田里游动的样子。当我把这些转述给孩子们的时候，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神往和艳羡，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文本是有价值的。因为我相信，他们能在这里找到他们本应该拥有的乡村童年。



目录

一、鄙俗乳名	1
二、明亮生活	10
三、死亡魔咒	17
四、独门秘籍	32
五、生命赛跑	44
六、小溪故事	58
七、王者归来	75



八、狠毒阴谋	88
九、物是人非	103
十、野鸭奇迹	111
十一、真正的家	124
十二、魂牵梦萦	137



一、鄙俗乳名

当星光陨落，月影翩跹，当大地沉重地睡去，远方传来夜虫放肆的叫声，我的记忆总是穿越五羊，穿越春羽，穿越山水相隔的遥远，沿着波光潋滟的东江逆流而上，降落在那南岭之巅的方向。

那些童年里喑哑孤独的风，那些荧光棒般五彩斑斓的梦，那些曾经与我们深情做伴的人物，那些每一寸蔓延都有着亲切呼唤的时光，翻滚着撕裂的风筝尾翼，翻滚着撕裂的古铜色漩涡，卷进初冬的小雨和暮春的桃花，幻化成那片我们不能再遇见的深邃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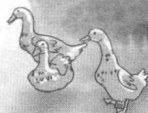
我的乳名叫野蛋，在草香村最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父亲花了十年时间用锄头在大山里劈出一个屋场，又花了所有的积蓄，借遍了所有的亲友，盖起了三间砖瓦房。那年夏天的一场大雨引发泥石流，我们还没入住的新房子就这样被夷为平地。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带着我们全家三口人，继续住在风雨飘摇、墙壁斑驳的破房子里。

这座房子归属于卞氏家族的所有人，已经有近两百年历史。我们居住的一房一厅是爷爷的遗产，爷爷有五个儿子，我们家只享有这些破房子五分之一的产权，所以我们家只是借住。这一点我们是记到骨髓里去的，因为每到清明、中秋一大家人坐一起的时候，叔叔伯伯婶婶伯母还会委婉地提醒我们。除了我们居住的厅子和房间，其他的地方全部都住牛或者住猪，也就是饲养家禽家畜的圈栏。有无数次，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其他人赶着牛羊从我们吃饭的厅子里走过，留下一地的牛粪羊尿，和让人作呕的气味。



这些记忆成了我们不可触碰的伤痕。

我永远记得父亲吸着用废纸卷制的劣质香烟
蹲在石墩上叹气的样子，记得母亲抱着空空如也
的米袋躲在房间里流泪的样子，记得济众大伯严





肃地告诫父母要请人维修屋顶，因为我们一家可能要在这破房子里住上十年、二十年的样子……

我的乳名在客家话里是野孩子的意思。千百年来，客家人三次大迁徙，从中原地区千里迢迢辗转到岭南，血液里流淌着最纯正的汉族血统和华夏基因。跟中国古代先人一样，客家人的名和字分得非常清楚，客家人认为给孩子取一个鄙俗的乳名好养活，孩子长大了心理承受能力也更强，更容易取得成功。村里的乳名五花八门，什么狗剩、田蛙、铁耙、鸡黑爪、猪扒皮、羊癫风……这些人有的在学校里教书，有的在乡里上班，有的在省城做官，还有的在深圳特区开厂。但也有一些人是没有乳名的，独生子女，父母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取的名字都很高大上，什么国伟、建文、伟涛、振军、志达……再不济也“阿”字打头——阿文、阿浩、阿光、阿强、阿福……这些人自尊心强，听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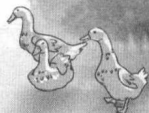
句不中听的话就会当场翻脸，他们在村里开小卖部、卖六合彩、做护林员或者打零工散工居多。

古人的乳名到成年之后就不用了，客家人的乳名却是跟随你一辈子的。记得我们小学校长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正牌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草香村小学工作，说话温文尔雅，啤酒瓶底一般厚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一天校长的父亲风风火火地推开校门，声嘶力竭地喊：“牛三！牛三！”声音大得连村尾的大黄狗都能听到。校长恭敬兮兮地赶来，满脸尴尬地拉着父亲的衣服：“牛什么三啊，叫欧阳校长不行吗？叫维嘉老师也行……”

校长的父亲把嘴里的自卷烟烟头用力啐到地上，用脚踩了踩，就开始扯开嗓子骂了起来：

“哎哟牛三，读书毕业做了校长就不是牛三了是吧？当年穿开裆裤光屁股满村子游荡的时候，你咋不说你是欧阳校长呢？我说牛三……”

校长被训得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半晌，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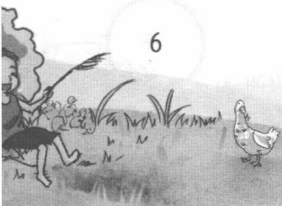


长的父亲撂下一句话：“牛三，咱家的母牛生娃了，以后你每天中午放学后在路边割一捆嫩草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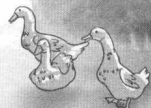
父母给我取这个乳名是有道理的。因为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煤矿挖煤，母亲几乎早晚都在田里忙活，有邻居大婶说我可能不是父母亲生的，而是捡来的。

在我遥远而清晰的记忆里，小小的我经常一个人走两三里地到桥头小卖部去玩，渴了就趴在路边的小沟里喝口水，而小沟的上游，有几个茅坑，茅坑里的水经年累月无声无息地流到小沟里。

那时候，稚嫩的我经常被村里的大伯或叔叔叫去帮忙看谷场子，不让鸡鸭鹅偷吃，说从早看到晚不偷懒的话，他们会给我一根冰棍，但最后他们会找一个理由说我没有做好然后不给我吃，或者把吃得只剩下花甲大小的冰棍渣送到我嘴里舔一舔，再要回去。



我常常诧异于鱼塘里的鱼成群结队在水面巡游，就静静地蹲在池塘边看着鱼儿编队吐泡泡，想象着自己长大以后也要跟父母过上这样惬意的生活，结果池塘的主人——那个叫大头熊的老头把我拎到母亲面前，硬说我偷他家的鱼，并照例狠狠地在我头上敲一个脑瓜崩。一阵剧疼之后，我总是摸着脑袋上高高鼓起的肿包，满脸无辜地看着母亲，那些时候，母亲总是叹一口气，望着南山疯长的生物发呆，眼睛里有晶莹剔透的液体在闪动。





我把童年的痛楚种植成一片茂密的森林，孤独的游荡催长成无边无际的野花，渐渐地，明媚的天空下开始有了快乐的痕迹，清澈的湖水里荡漾起幸福的涟漪。

我记得五岁那年的端午节，母亲去村头肉铺割肉，过小溪独木桥时看到桥下石缝里有一条大大的野塘鳢，伸手进去，竟然抓到了六条，足足有三斤。那一顿，我们第一次把鱼吃腻。我记得我从五岁开始放牛，夏天的时候经常能跟随牛的脚步发现野鸡窝，窝里有好多的野鸡蛋，然后把蛋带回家交给母亲，野鸡蛋特有的美味就成了我今生最真切的惦记。

我不会忘记，当我的脚被山上的竹尖扎破的时候，素不相识的邻村姐姐把我背到赤脚医生刘济壶那里缝针，还帮我垫付了所有医药费。也不会忘记我肚子疼得满地打滚的时候，年过七旬的莫奶奶帮我夹肚子，用客家人最传统的方法解决了我那撕裂般的疼痛，还慈祥地告诉我渴了不要

